

论群众路线

〔第一次增订本〕



论群众路线

〔第一次增订本〕

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 編

工 人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論 群 众 路 綫

〔第一次增訂本〕

中華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編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牌市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

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 1/32

字數：261,000字 印張：11 插頁：4 印數：1—8,000（累計114,000）

195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3版

1958年5月北京第7次印刷

*

統一書號：1007·1

定價：（52）1.40元

編 者 的 話

一、編輯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工會幹部學習有關群眾路線的理論，正確地領會並在日常工作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

二、本書主要是集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經典著作中譯本內以及毛澤東等同志著作中有關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論述，也還摘錄了一些有關的蘇共中央、中共中央的決議和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言論。但是遺漏的地方一定還會有；同時，我們也有意地減掉了個別內容基本相同的段落。因此，就按上述著作來說，本書所集錄的這些材料也不能認為是完全的。

三、各章節內容的排列，嚴格地說，在各章節之間並沒有絕對界限。

本書在取材和編排方面，缺點一定不少，請讀者指正。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第一次增訂說明

一、这一次重版增加了一些材料(也刪掉了个别的地方),其中大部分是从第一版編完后的新著作和新譯本中集录的;小部分是第一版編輯时遺漏的。

二、由于材料的增加,編排上作了一些变动;第三章增加了“做好政治工作,提高群众觉悟”、“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按照群众运动的規律进行工作,反对保守和冒进”等三节,取消了“要善于等待和誘导群众,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一节(原有內容已分別編入其他章节)。

三、第一版的材料中,凡在第一版以后又出版了新譯本的,都按新譯本作了校正。

一九五七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	1
一 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發展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1
二 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	19
三 不是英雄創造历史,而是历史創造英雄	37
第二章 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51
一 党的力量在于和群众的联系	51
二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59
三 关心群众生活	90
四 关于党的群众路綫問題	100
五 工人阶级的群众組織——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引帶	124
第三章 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	155
一 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155
二 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見,向群众学习	157
三 說服教育是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	174
四 做好政治工作,提高群众觉悟	181
五 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	191
六 按照群众运动的規律进行工作,反对保守和冒进	203
七 支持新鮮事物,总结与推广群众的創造	217
八 培养积极分子——领导与群众之間的桥梁	229

九 改进领导方法	242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242
要善于抓住工作中的基本环节	251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255
十 反对官僚主义	261
第四章 批评与自我批评	287
一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培养干部、教育 群众的方法	287
二 开展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311
三 正确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	322

第 一 章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一 人類歷史首先是生產方式的 發展史，是勞動人民的歷史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蘇聯外國文書齋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四〇至三四一頁。）

社會——不管其形態如何——究竟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人們是否可以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態呢？決不可以。有一定的人們生產力發展階段，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有一定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階段，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說就是有一定的公民社會。有一定的

公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公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政治制度。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他竟以为他从国家诉诸公民社会，即从社会的正式表现诉诸正式社会，就是在完成着一种伟绩哩。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构成其全部历史基础的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即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取决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取决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社会形态，取决于不是由这些人创立，而是由先前各代人们创造出来的社会形态。单是由于有这样一件事实，即每一后代的人们所找到的都是先前各代人们已经取得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则供他们作为原料继续进行生产的，由于有这一件事实，便形成人类历史的联系，便形成人类的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愈益发展，这个历史也就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便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不过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物质关系乃是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由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始终不抛弃他们既已经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抛弃他们所由以获得了一定生产力的那个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达到的成就，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其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一切承受下来的社会形式。——这里我使用«commerce»一词是指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也如在德文上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体制，全部中世纪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生产力，并且适合于这些制度所由以产生的早先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公会制度及其规则

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資本，發展了航海貿易，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如果人們想把这些果实所由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要丧失这一切果实了。所以便爆發了兩次霹靂式的震动，即一六四〇年和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經濟形式，一切跟它們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全部曾是旧公民社会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見，人民借以进行生产、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乃是暫時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們便改变所有不过是当时一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經濟关系。

.....

蒲魯东先生很好地了解到，人們在生产着呢子、麻布、絲綢，但了解这些小事情却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可是，蒲魯东先生却没有了解到，人們針對着自己的生产力，还生产出他們由以生产着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魯东先生更其沒有了解到，人們既依照他們的物質生产而生产出社会关系，同时也就創造出各种观念和范疇，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現。所以，范疇也像它們所表現的那些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暫時的产物。而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疇乃是始初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見，創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疇，而不是人。

（見馬克思“致巴·瓦·安科夫”，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四四二至四四九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他們这种創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繼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

（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二三頁。）

在一切生产底諸要素中間，最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的階級本身。

（見馬克思“哲學底貧困”，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第二版，第二五〇頁。）

下面这个原理，不只是对于政治經濟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屬不是研究自然界現象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都是革命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所有在历史上出現的一切社会的和国家的关系，一切宗教的和法律的体系，一切理論的观点，都只有在了解了每个相应时代的物質生活条件后才能了解，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些物質生活条件中引导出来的。“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这个原理是如此簡單明了，只要不是被唯心主义者的欺騙迷惑了的人，都是不用解釋就能够明白的。

（見恩格斯“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
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
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四六頁。）

……我在英文中也如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詞来表示这样一种对于全世界历史进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認為一切重要历史事变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动力，乃是在于社会的經濟發展，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更，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階級，以及这些階級之間的斗争，——……

（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發展为科学”，載“馬克思
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五五年版，第一〇三頁。）

新的事实使人們对于全部以往的历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于是就發現了，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状态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特定时期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也就發現了，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由法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观念、哲学观念和其他观念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变成辩证法的了，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现在历史观成为唯物主义的了，从此已找出一个途径来用人們的存在说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們的意識说明他們的存在了。

（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三五頁δ）

唯物史观是从如下一个原理出发，即生产以及产品交换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个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这个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終極原因，不是应该在人們的头脑中寻找，也不是应该在人們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理解中寻找，而是应该在生产和交换方法的变更中寻找；不是应该在各该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是应该在各该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發覺現存社会体制不合理和不公平，發覺“理性化为無稽，幸福化为苦痛”^①的日益增强的意識，只不过是

① 这是歌德著“浮士德”一書中的魔鬼麥菲斯托費里說的話。——引原書編者注。

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中已經無形地發生了一些变更，这些变更是那按照旧有經濟条件造成的社会制度已經不能与之相适应了的。由此又还可以看出，为消灭已被發現出来的禍害所必需的手段，也應該是以多少發展的形态存在于業已發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的。不是應該从头脑中探求这些手段，而是應該借头脑帮助从現成的物質生产事实中發現这些手段。

（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發展为科学”，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認為显赫的国家的政治的行为在历史上是决定性的这样一种观念，已經是和历史記載同样古老的了。这种观念正是关于人民發展的材料为何保留給我們的如此之少的原因，人民的这种發展恰恰是在喧囂的行動的背后不声不响地进行着的，上述的观念支配于一切以往的历史觀中，它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資產階級历史学家所动摇；……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六三至一六四頁。）

所有以前的对于历史的見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即一切历史变动的原因，归根到底应当从变动着的人們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兒来的，而政治变动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关于这点，甚至沒有人想到过。只有在法国历史家和部分英国历史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認為欧洲历史的推动力——至少从中世紀起——是新兴資產階級反对封建貴族爭取社会和政治統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而馬克思則証明了，人类全部过去的历史，乃是阶级斗

爭的历史，在一切不同的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中心問題始終是社会的这些或那些階級爭取社会上政治上的統治，始終是旧的階級要保持統治，而新兴的階級要获取統治。可是，这些階級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每次所存在的物質的、純粹实际可以感覺得到的条件，即在各該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是以自給自足的小农村社的經濟为依靠的，这种小农村社自己差不多生产他們所需的一切消費品，几乎沒有交換，而且是好战的貴族保护他們不受外来敌人的侵害，使他們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的。当城市已經产生，而独立的手工業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業流轉也随之而产生时，城市資產階級也發展起来了，这种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时期，就已經在反对貴族的斗争中爭得了在封建制度內也作为一个特权等級的地位。可是随着欧洲以外的大陆的發現，从十五世紀中叶以来，資產階級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同时也就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門中，手工業被已具工厂性質的手工业場所排挤，而手工工場又被大工業所排挤，此种大工業是由于前一世紀的种种發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發明才可能發展的。大工業又反过来影响于商業，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較發达的国家里，建設起現代的新交通工具——汽船、鐵路和电报。这样，資產階級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長时期內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还操在貴族和靠貴族支持的君主权权力手里。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取到了，于是它对于無產階級和小农說来就成了統治階級。从这个观点看来，——当然是在对于該阶段社会經濟狀況有充分認識的条件下（而这却是我們历史專家們所完全沒有的），——一切历史上的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来予以說明，而每一

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了；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位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它证明了，全部历史至今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着的，一向存在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人类的大多数则一向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委诸极少数特权者的活动，而广大群众则必得为自己获取菲薄的生活资料，另外还必须为特权者经常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所存在的阶级统治，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由人的恶意来说明，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种信念，即由于现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而且甚至变成了生产继续发展的障碍，如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工业大危机——和各国工业萧条情况就证明了这点；历史的领导权现在已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已转到这个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一切条件，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在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并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

加社会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經過全部生产的有計劃的組織，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加到能够保証每个人一切合理需求都得到日益滿足的程度。

(見恩格斯“卡尔·馬克思”，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頁。)

迄今在历史著作中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实，乃是——至少对現代世界來說是——一个有決定意义的历史力量；这些經濟事实是現代階級对立状态由以产生的基础；这种階級对立状态，在其賴有大工業而达到了充分發展地步的一切国家里，从而包括英国在內，又都是各个政党所由以形成，党派斗争所由以發生，从而全部政治史所由以構成的基础。馬克思不仅也得出了这样的見解，并且他在“德法年書”(一八四四年)^①里已把这些見解綜合如下：一般不是由国家来制約和決定着公民社会，而是由公民社会来制約和決定着国家，因而政治及其历史應該从經濟关系及其發展中去解釋，而不是相反。

(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四一頁。)

这样，至少是对于近代史已被証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階級斗争，而任何爭取本身解放的階級斗争，虽然它不免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階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总是为了經濟解放而进行的。因之，毫無疑义，至少在近代史上，国家即政治制度，

① “德法年書”(«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馬克思和左派黑格尔主义密格于一八四四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引原書編者注。

乃是从屬的要素：而公民社会即經濟关系領域，則是决定性的要素。

（見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學的終結”，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三九三頁。）

……根据唯物史觀，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無論我和馬克思从来都不过是如此断定而已。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說仿佛經濟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断語变成毫無意思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發生影响，并且在許多場合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也还有上層建筑的各种因素，如階級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階級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至所有这一切实际战斗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观点以及它們进一步發展为教义体系。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經濟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無窮無尽的偶然情况向前进展（这些偶然情况就是指的这样一些事物，它們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判別，以致我們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認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的）。否則把理論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着我們的历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創造这个历史的。在这些前提和条件中，經濟的归根到底是有决定作用的。但是政治条件等等，甚至那些存在于人們头脑中的傳統，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的作用。

.....

青年們有时过份看重經濟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自己应負其咎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敌时，常常不得不強調那些受他